



民国因明文献研究丛刊

【全24辑】

19

总主编：沈剑英

主 编：姚南强 沈海波 吴 平

神泰、文轨的 因明著作

神泰《理门述纪》

文轨《庄严疏》《十四过类疏》

附录：沈剑英《因明入正论文轨疏》校补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民国因明文献研究丛刊

【全24辑】

19

总主编：沈剑英

主 编：姚南强 沈海波 吴 平

神泰、文轨的 因明著作

神泰《理门述纪》

文轨《庄严疏》《十四过类疏》

附录：沈剑英《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校补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因明文献研究丛刊(全24辑)/沈剑英总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8

(神泰、文轨的因明著作/(唐)神泰,(唐)文轨著)

ISBN 978-7-5130-3105-9

I. ①民… II. ①沈… III. ①因明(印度逻辑)—文集 IV. ①B81-0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5553号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明研究再度引起重视,为重温民国时期哲人们的因明著述,吸取他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视野,特编纂本丛刊。全书共24分册,前16分册为民国学者的因明专著和译著;17~22分册为民国时期从海外迎回,重新出版的汉传因明典籍;23、24分册为民国时期发表的因明论文和节录集。丛刊的最后一分册中还收录有中外学者因明著作名录及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因明论文的目录,由此亦能对近现代国内外因明研究现状作一概观。本丛刊共收纳民国时期出版的因明文献60多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研究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学界所未发现和重视的,当可开拓新视野。

责任编辑:石红华 纪萍萍

责任出版:孙婷婷

民国因明文献研究丛刊(全24辑)

第19辑 神泰、文轨的因明著作

沈剑英 总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责任编辑:010-82000860 转 8130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总字数:10633千字(本册字数578千字)

网 址: <http://www.ipph.cn>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bs.tmall.com>

责任编辑: shihonghua@cnipt.com

发行传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总印张:575.5(本册印张31.25)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9000.00元

ISBN 978-7-5130-3105-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佛家有五明之说，即声明、内明、工巧明、医方明和因明，这里的“明”，是指一种学问，前四明依次为语言学、佛学、制作技艺学、医药学，最后一种因明，实际上是逻辑学、知识论和论辩术的混合体。因明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国先秦的名辩学说，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因明又集大乘佛教知识论之大成，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量论，是认识真谛、修行证悟的阶渐。因明中又有极丰富的辩学理论，至今仍为世人所重视。

因明源于印度，从唐代由玄奘正式传入汉地，曾经兴盛一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汉传因明，并东渐朝鲜、日本。稍后，因明又从印度经寂护、莲花戒等传入中国西藏，并东渐蒙古，形成了藏传因明的传统，千年而不绝。近代以来，因明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术，欧美各国、日本和印度本土都有专门的研究。但在汉地，自宋元以降，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直到近代杨文会从日本迎回窥基《大疏》，因明才得以复兴。民国时期，汉传因明的主要经典得以重新出版，各种因明著作、论文争相问世，学术论争热烈，佛学院和高校纷纷开设因明课程。此风进一步漫延至社会各界，如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等时代名人也都论及因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明研究是民国这一时期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尚。

为什么因明研究在民国时期能形成高潮呢？这还要从晚清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学的振兴谈起。鸦片战争的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新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话语去翻译、解读和消融。传统的儒家经学不管用了，就转向诸子之学，诸子学不敷用了，又进而转向佛学。佛学博大精深，似乎一切西学均可纳入其中，有人认为，佛教的工巧明中：“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种种技能，包括无遗。”^①而“西洋那种罗嗦烦琐的逻辑，如果懂了同样复杂的因明就可以比附。”^②其实，不仅是借以解读，

① 孙宝王宣：《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页。

在这民族危亡时期，志士仁人们还希望从佛学中寻找精神武器，以救亡图存。梁启超、谭嗣同等把目光转向佛学，尤其是法相唯识学，万法唯识，以大无畏的革新精神去“冲决一切罗网”。而法相唯识重名相分析，故又离不开因明，杨文会曾云：“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两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者之楷模。”^① 故因明亦随之复兴，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达到高峰。

这一时期的因明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和特点。

一、汉传因明的主要经典被重新刊印

首先是以1908年杨文会从日本迎回并重印窥基的《大疏》为起点，其后吕澂、释印沧考证印行了陈那《正理门论》文本，随后支那内学院又印行了唐代神泰的《理门述记》、文轨的《庄严疏》，上海频伽精舍刊印了《续藏经》（其中有慧沼、智周等人的因明著述）以及宋代延寿《宗镜录》中的因明部分以及明人的10种因明著作。由此汉传因明的经典基本上已重新印行。

二、为传统经典新作疏

为因明论典作注疏，是因明研究的传统方法。汉传因明的根本论典中主要是大、小二论（即陈那《正理门论》和天主《因明入正理论》），民国时期的因明研究仍然承续了为大、小二论注疏这一传统，其中为天主《因明入正理论》作疏解的有梅光羲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节录集注》、密林（持松）的《因明入正理论略解》、常惺的《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周叔迦的《因明入正理论释》等十几种；为陈那《正理门论》作注疏的有丘槃的《因明正理门论校疏》、为陈那《集量论》作疏解的有吕澂的《集量论释略抄疏》和丘槃的《集量论释略抄疏注》；对窥基《大疏》作疏解的则有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等。当然，这些注疏也已有了新的特点，吸取了近代以来佛学研究的新成果，在方式上也有创新，如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采用了删、改、调、补的方法，不再完全是传统的讲经式的注疏，又如密林的《因明入正理论略解》等采用了图表疏解的方式。

三、以现代逻辑通论因明

以现代逻辑的视角对因明义理作系统表述的著作，主要有谢无量（又名谢

^①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与桂伯华书二》。

蒙)的《佛教论理学》,太虚的《因明概论》,陈望道的《因明学概略》,吕澂的《因明纲要》,虞愚的《因明学》、《印度逻辑》等,这些著作从现代哲学、逻辑学的角度去诠释因明义理,开创了因明与亚氏逻辑、中国名辩学说的比较研究。当然有时也有不够准确的,如有人错把因明中的“全分”、“一分”等同逻辑命题中的“全称”、“特称”等,就是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所致。

四、对国外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

这一时期,刊印了日僧凤潭的《瑞源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因明文献。此外,胡茂如翻译了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谢蒙的《佛教论理学》则侧重于对村上专精《论理学》内容的介绍,覃寿公的《哲学新因明论》中列出日本古代学者注疏41种。熊绍堃《因明之研究》附录的因明书目提要中,有日本现代学者村上专精《印度哲学讲义》、香村宜圆《东洋论理学史》等10种书目。杨国宾译出印度阿特里亚的《印度论理学纲要》。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一文吸取了欧美学者凯思、杜芝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吕澂、虞愚的著作中也已引用印度威提布达那的著述,可以说,这些研究和译介为因明在我国的复苏和重兴拓宽了道路。

五、因明史的研究

在谢蒙的《佛教论理学》、吕澂的《因明纲要》等著作中都已有因明史的介绍,覃寿公的《哲学新因明论》第一编第一章即是“因明之源流”。作为专论的则有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概括了陈那以前印度佛教逻辑的发展史。

六、已开始涉及藏传因明和法称因明

吕澂根据藏文本,译出《因轮抉择论》和《集量论释略抄》,又作藏汉对勘,著《观何缘释论会译》和《入论十四因过解》,法尊译僧成《正理庄严论》片段,(刊《海潮音》1938—1939年),可以说是最早译为汉文的藏传因明典籍。也有开始涉及法称因明的,如欧阳竟无在《正理门论叙》中已提出“祖陈那、宗法称”,王森也于1940年译出过法称《正理滴论》,法称因明开始进入研究视野,这些都已超出传统汉传因明的研究范围。

形成了僧、俗两界竞相协力的研习局面,僧界比较重于注释、译解,俗界则重于逻辑义理分析。因明研习成为教内外时尚。总之,民国时期的因明研究,是

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中国因明研习史上的又一高潮，又是启迪当今中国因明复兴的前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明研究再度引起重视。198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因明学术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据说陈云同志曾有“抢救因明”的批示。^①之后，1983年在敦煌召开了“首届全国因明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1989年又召开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2006年杭州首届国际因明学术讨论会期间，又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并出版了专业委员会年刊《因明》。目前，全国已有十几所高等院校设有以因明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点、硕士点，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因明研究全面复兴，出现了一个兴旺的景象。2006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合作开展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工作”。而在西藏的贝叶经中有大量的因明典籍。最近中国社科院亦将因明列为“绝学”项目，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温民国时期哲人们的因明著述，吸取他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视野，重弘因明理性之精华，我们特编纂本丛刊。全书共24分册，前16册为民国学者的因明专著。因需考虑每分册容量均衡，有时需把几位作者合编在一册，故只能大致按作者首著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序。17~22册为民国时期出版的汉传因明典籍，23、24分册为论文集。本丛刊共纳入民国时期出版的因明文献资料60多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因明学界所未发现和重视的，可以开拓新视野。本丛刊又汇集了民国时期发表过的因明文章和著述节录，以期更能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因明研究的全貌。丛刊的论文集附录中还收录有因明著作目录及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因明论文的目录，由此亦能对当代国内外因明研究现状作一概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每本著作前均有专门的引言，对作者和文本作概括介绍。当然，由于学力所限，在资料的蒐集和编纂中或有疏漏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

2012年7月于上海

① 杨凯：《拯救“绝学”》，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7月19日。

目 录

前言	1
神泰《因明正理门论述记》	5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	13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卷第一	15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卷第二	59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卷第三	97
文轨及其《因明入正理论疏》	143
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	153
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卷第一	155
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卷第二	217
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卷第三	261
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卷第四	309
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	365
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	367
《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校补	419
《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校补卷第一	420
《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校补卷第二	455
《因明入正理论文轨疏》校补卷第三	476

前言

佛家有五明之说，即声明、内明、工巧明、医方明和因明，这里的“明”，是指一种学问，前四明依次为语言学、佛学、制作技艺学、医药学，最后一种因明，实际上是逻辑学、知识论和论辩术的混合体。因明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国先秦的名辩学说，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因明又集大乘佛教知识论之大成，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量论，是认识真谛、修行证悟的阶渐。因明中又有极丰富的辩学理论，至今仍为世人所重视。

因明源于印度，从唐代由玄奘正式传入汉地，曾经兴盛一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汉传因明，并东渐朝鲜、日本。稍后，因明又从印度经寂护、莲花戒等传入中国西藏，并东渐蒙古，形成了藏传因明的传统，千年而不绝。近代以来，因明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术，欧美各国、日本和印度本土都有专门的研究。但在汉地，自宋元以降，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直到近代杨文会从日本迎回窥基《大疏》，因明才得以复兴。民国时期，汉传因明的主要经典得以重新出版，各种因明著作、论文争相问世，学术论争热烈，佛学院和高校纷纷开设因明课程。此风进一步漫延至社会各界，如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等时代名人也都论及因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明研究是民国这一时期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尚。

为什么因明研究在民国时期能形成高潮呢？这还要从晚清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学的振兴谈起。鸦片战争的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新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借助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话语去翻译、解读和消融。传统的儒家经学不管用了，就转向诸子之学，诸子学不敷用了，又进而转向佛学。佛学博大精深，似乎一切西学均可纳入其中，有人认为，佛教的工巧明中：“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种种技能，包括无遗。”^①而“西洋那种罗嗦烦琐的逻辑，如果懂了同样复杂的因明就可以比附。”^②其实，不仅是借以解读，

① 孙宝王宣：《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页。

在这民族危亡时期，志士仁人们还希望从佛学中寻找精神武器，以救亡图存。梁启超、谭嗣同等把目光转向佛学，尤其是法相唯识学，万法唯识，以大无畏的革新精神去“冲决一切罗网”。而法相唯识重名相分析，故又离不开因明，杨文会曾云：“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两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者之楷模。”^① 故因明亦随之复兴，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峰。

这一时期的因明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和特点。

一、汉传因明的主要经典被重新刊印

首先是以1908年杨文会从日本迎回并重印窥基的《大疏》为起点，其后吕澂、释印沧考证印行了陈那《正理门论》文本，随后支那内学院又印行了唐代神泰的《理门述记》、文轨的《庄严疏》，上海频伽精舍刊印了《续藏经》（其中有慧沼、智周等人的因明著述）以及宋代延寿《宗镜录》中的因明部分以及明人的10种因明著作。由此汉传因明的经典基本上已重新印行。

二、为传统经典新作疏

为因明论典作注疏，是因明研究的传统方法。汉传因明的根本论典中主要是大、小二论（即陈那《正理门论》和天主《因明入正理论》），民国时期的因明研究仍然承续了为大、小二论注疏这一传统，其中为天主《因明入正理论》作疏解的有梅光羲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节录集注》、密林（持松）的《因明入正理论略解》、常惺的《因明入正理论要解》、周叔迦的《因明入正理论释》等十几种；为陈那《正理门论》作注疏的有丘槃的《因明正理门论校疏》、为陈那《集量论》作疏解的有吕澂的《集量论释略抄疏》和丘槃的《集量论释略抄疏注》；对窥基《大疏》作疏解的则有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等。当然，这些注疏也已有了新的特点，吸取了近代以来佛学研究的新成果，在方式上也有创新，如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采用了删、改、调、补的方法，不再完全是传统的讲经式的注疏，又如密林的《因明入正理论略解》等采用了图表疏解的方式。

三、以现代逻辑通论因明

以现代逻辑的视角对因明义理作系统表述的著作，主要有谢无量（又名谢

^① 《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九册《与桂伯华书二》。

蒙)的《佛教论理学》,太虚的《因明概论》,陈望道的《因明学概略》,吕澂的《因明纲要》,虞愚的《因明学》、《印度逻辑》等,这些著作从现代哲学、逻辑学的角度去诠释因明义理,开创了因明与亚氏逻辑、中国名辩学说的比较研究。当然有时也有不够准确的,如有人错把因明中的“全分”、“一分”等同逻辑命题中的“全称”、“特称”等,就是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所致。

四、对国外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

这一时期,刊印了日僧凤潭的《瑞源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因明文献。此外,胡茂如翻译了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谢蒙的《佛教论理学》则侧重于对村上专精《论理学》内容的介绍,覃寿公的《哲学新因明论》中列出日本古代学者注疏 41 种。熊绍堃《因明之研究》附录的因明书目提要中,有日本现代学者村上专精《印度哲学讲义》、香村宜圆《东洋论理学史》等 10 种书目。杨国宾译出印度阿特里亚的《印度论理学纲要》。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一文吸取了欧美学者凯思、杜芝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吕澂、虞愚的著作中也已引用印度威提布达那的著述,可以说,这些研究和译介为因明在我国的复苏和重兴拓宽了道路。

五、因明史的研究

在谢蒙的《佛教论理学》、吕澂的《因明纲要》等著作中都已有因明史的介绍,覃寿公的《哲学新因明论》第一编第一章即是“因明之源流”。作为专论的则有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概括了陈那以前印度佛教逻辑的发展史。

六、已开始涉及藏传因明和法称因明

吕澂根据藏文本,译出《因轮抉择论》和《集量论释略抄》,又作藏汉对勘,著《观何缘释论会译》和《入论十四因过解》,法尊译僧成《正理庄严论》片段,(刊《海潮音》1938—1939 年),可以说是最早译为汉文的藏传因明典籍。也有开始涉及法称因明的,如欧阳竟无在《正理门论叙》中已提出“祖陈那、宗法称”,王森也于 1940 年译出过法称《正理滴论》,法称因明开始进入研究视野,这些都已超出传统汉传因明的研究范围。

形成了僧、俗两界竞相协力的研习局面,僧界比较重于注释、译解,俗界则重于逻辑义理分析。因明研习成为教内外时尚。总之,民国时期的因明研究,是

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中国因明研习史上的又一高潮，又是启迪当今中国因明复兴的前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明研究再度引起重视。198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因明学术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据说陈云同志曾有“抢救因明”的批示。^①之后，1983年在敦煌召开了“首届全国因明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1989年又召开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2006年杭州首届国际因明学术讨论会期间，又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并出版了专业委员会年刊《因明》。目前，全国已有十几所高等院校设有以因明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点、硕士点，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因明研究全面复兴，出现了一个兴旺的景象。2006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合作开展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工作”。而在西藏的贝叶经中有大量的因明典籍。最近中国社科院亦将因明列为“绝学”项目，进一步组织力量进行抢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温民国时期哲人们的因明著述，吸取他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视野，重弘因明理性之精华，我们特编纂本丛刊。全书共24分册，前16册为民国学者的因明专著。因需考虑每分册容量均衡，有时需把几位作者合编在一册，故只能大致按作者首著发表的年代先后排序。17~22册为民国时期出版的汉传因明典籍，23、24分册为论文集。本丛刊共纳入民国时期出版的因明文献资料60多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因明学界所未发现和重视的，可以开拓新视野。本丛刊又汇集了民国时期发表过的因明文章和著述节录，以期更能全面地反映民国时期因明研究的全貌。丛刊的论文集附录中还收录有因明著作目录及1949年以来中国学者因明论文的目录，由此亦能对当代国内外因明研究现状作一概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每本著作前均有专门的引言，对作者和文本作概括介绍。当然，由于学力所限，在资料的蒐集和编纂中或有疏漏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正。

编者

2012年7月于上海

① 杨凯：《拯救“绝学”》，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7月19日。

神泰《因明正理门论述记》

沈剑英

神泰是初唐时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栖岩寺高僧，^① 他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崇。

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玄奘西游归国后奉敕入居京师弘福寺，征选各地高僧襄助译经大计。神泰于是年六月奉敕作为证义大德之一参加译场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译经生涯。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玄奘翻译第一部因明论《因明入正理论》时，他即参与详证大义，^② 并在此论译出后不久，又依据玄奘口义撰《入正理论疏》一卷。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玄奘又译《因明正理门论》，嗣后神泰复依据玄奘口义写出《因明正理门论述记》一卷。

神泰所撰的两部疏记，是较早问世并颇有影响的因明著作。如玄奘译场中的缀文大德栖玄早在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时就将神泰、靖迈、明觉三家法师的因明文疏借给当时在太医署任尚药奉御的吕才参阅。但诸师虽同禀玄奘，述作却互有长短，甚至执见不一，所说各异，致令吕才“更张衢术，指其长短，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引起一场僧俗之间的论争，不过神泰本人似并未参与论诤。

神泰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今已不存，其《正理门论述记》今仅存残本。^③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残本开首有一段引言，解释“因明”与“正理门”的涵义。以下阐释本论的文字。

根据《正理门论》的内容，《因明正理门论述记》释本论的部分应该分两大

① 唐许敬宗《因明入正理论后序》谓神泰是蒲州栖岩寺沙门，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说神泰是蒲州普救寺沙门。栖岩寺和普救寺均系名寺，今犹存。

② 与神泰同证此书大义者还有大总持寺道洪，实际寺明琰、罗汉寺慧贵、宝昌寺法祥、弘福寺文备，廓州法讲寺道深。

③ 《述记》残本至“而倒说言：若非所作，见彼是常”，以下佚失。本文所引《述记》语，均据支那内学院刻印的三卷本。

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真、似能立，兼释现、比二量；第二部分阐释真能破与似能破，重点在阐释似能破的十四种“过类”。在上述第一部分中又分五方面来阐释：一、宗与似宗；二、因与似因；三、喻与似喻；四、现量与似现量；五、比量。《正理门论述记》残本至阐释喻与似喻为止，也就是说至今幸存的残卷基本上是阐释能立与似能立的部分。这里之所以要说“基本上”，是因为残本的末尾只说到两种似喻（倒合、倒离）时就中断了，以下阐释另外八种似喻以及陈那与外道论辩二喻是否因之一部分的文字均已佚失。

《正理门论述记》虽然只留下了个残本，但它是我们今天唯一能看到的《正理门论》唐疏。据说当时还有文备、玄应、净眼、元晓、定宾、圆测、靖迈、普光、文轨诸家的《正理门论》注疏问世，可惜后来皆散佚无存。由此益见《述记》传世之重要了。

《正理门论》是一部文简义幽、颇难索解的著作。《正理门论述记》的疏解，不仅阐释了文意，梳出了条理，而且对陈那的逻辑思想作了阐发。例如《正理门论》开宗明义云：

为欲简持能立、能破义中真实，故造斯论。

这是陈那申明作论的要旨。《述记》释云：

自古九十五种外道，大、小诸乘，各制因明，俱申立破。今欲于彼立破义中简智采言，持取真实。谓昔因明，或非过谓过，过谓非过；今显简智持取，此过云是过，非过云非过者。此即若能立、能破似，俱名能立、能破。能立、能破名真实义，非一向取无过能立、破。^①

神泰的释文概括指出印度众多哲学流派“具申立破”，本论“简智采言，持取真实”的旨趣即在破“外道”因明中“非过谓过，过谓非过”的不真实部分；并指出陈那所说的“能立、能破义”并非仅仅局限于能立、能破本身，也包括了似能立和似能破。经过神泰这样的阐发，原来过于简括的“序述发起分”就比较具体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又如，神泰释《正理门论》首颂时，阐发了四种悉檀（宗义）：

（宗）有四种：一、共所许宗，如言青莲花香，此有立已成过，故不立。一、本所习宗，于自教中立亦有，已成过，故不立。三、义准

① 《述记》卷一，页二右。

宗，如立“声是无常”，准是“空”、“无我”，非本其所立，故不立。

四、随自意宗，乃至自教中立余教义，故无过也。^①

神泰概括地指出，“唯随自意乐为”之宗才是正宗，而其余三种均无成立之价值。因为第一，“共所许宗”所立之义既为立敌共许极成，则已无论争之必要；第二，“本所习宗”以本宗的教义对同宗学者立宗，彼此所禀既同，当亦无论辩之价值；第三，“义准宗”，^②则欲凭宗之自相义而显差别义，故亦令人难以确定所要争论的问题；而第四“随自意宗”，不论是对“外道”还是在本宗内部辩论，由于其宗义系“随自意乐为”而成，具有论争的价值，故是正宗。

又如，神泰在释异品时批评“相违论”者，他抓住以相违为异品“不能返显宗定随因”的症结进行剖析，甚为深刻。他说：

（相违论者）若云：“此处有暖宗，以有火故因，犹如厨（同）喻，若有冷处即无有火，如雪山处（异喻）。”此以有冷处违有暖处为异喻故。……其异喻不能返显宗定随因。其事云何？若对暖宗，以冷违暖为异法喻者，其非冷、暖处不知定属何品？若虽有暖同喻，其非冷、暖处即无有火。若准相违异喻，诸有冷处即无有火，其中庸处既非有冷，复应有火，异喻乃返合有火之因，成不定过。为如厨上有火处，以有火故有暖耶？为如中庸处火，故无暖耶？其有火之因不定，故不能定证有暖也。^③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按照“相违”为异的观点以“冷”作为“暖”的异品，那么作为中庸之品的“温”，既不是“暖”，理应无火，又不是“冷”，复应有火，如此，“温”这个中庸之品竟然可以返回来合成“有火”之因，这也就是说“冷”这个异喻并不能起到返显宗定随因的作用，这样的异喻自然不能成立。神泰的这一段论述是很深刻的。

再如，神泰在说“共不定”与“不共不定”时，从概念外延关系上作了较有深度的阐发：

宗二种：一宽，二狭。宽宗者，如云“内身无我”，除宗已外余一

① 《述记》卷一，页三左。

② 神泰所说的“义准宗”，文轨《庄严疏》称为“傍显论宗”，窥基《大疏》称“傍凭义宗”。文轨与窥基所用的名称，都较“义准宗”为好，因为“义准”一词在因明中另有所指。

③ 《述记》卷二，页十二左、右。

切法悉是“无我”，故是其宽。狭者，如立“音声是常”，除宗已外即有无常，故是其狭。因亦二·一宽，二狭。宽者，“所量性”、“所知性”等，除此以外更无非所知等故。狭者，“勤勇所发性”或“所作性”等，除此以外更有非勤勇所发性或非所作性等故。若立狭宗，言“声是其常”；立宽因，云“所量性故”。此因于其同、异二品皆共此因，唯于彼狭宗望同、异二品俱不相违，是疑因性。若望彼宽宗云“内声无我”，此宽“所量性”因即是正因；或狭因云“所作性故”，亦即正因，非不定摄。今简宽宗，故言“唯”；又简狭’因，故云“唯”。谓唯此狭宗（按：指“音声无常”宗），其“所量”宽因即成不定，非于宽宗而成犹豫；又唯此宽因于其狭宗成其犹豫，非彼狭因于彼狭宗、宽宗而成不定也。此共因望宽、狭宗，有定、不定；至不共因一向恒是不定而非定也，故有差别。^①

这段论述虽然讲的是不定过中“共不定”与“不共不定”的区别，但实际上是根据因三相的理论加以阐发，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我们且不去分析他所用的论例，而只就其提出的原则来看，如下几点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宗有宽宗与狭宗之分，因也有宽因与狭因之分。

（二）不定因的症结就在于以宽因去成立狭宗，因为宽因可以通向同、异二品（因及于同品虽不是过失，然因及于异品则是不允许的），因与异品既未能相违，此因就成了疑因。

（三）作为有效论证，因与宗的配合，有下面三种情况：

1. 以宽因去成立宽宗。
2. 以狭因去成立宽宗。
3. 以狭因去成立狭宗。

在上述三种论证中的因，均属正因。

神泰的《述记》问世较早，其阐释多为后出的疏记所吸收。如窥基《大疏》中关于宗因宽狭配合关系的阐述，就基本上取自《述记》，连文句亦颇雷同。《述记》的价值于此可知。

当然，《述记》成书时因明在中土创行伊始，对因明的一些重要理论恐怕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与深入的研究，这在《述记》中是有所反映的，兹举数例

① 《述记》卷三，页十一左、右。

说明之：

第一，神泰关于生、了二因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六因的认识是模糊的。《述记》卷一序云：

初百因者，有其二种：一者生因，二者了因。今此所辨，正说了因，兼辨生因。就了因中复有三种：一者义（了）因，谓通是宗法所作性义；二者言（了）因，立论之者所作性言；三者智（了）因，诸敌论之者及证义人解前义（了）因及言（了）因，心心数法，通名为智（了因）。

神泰的阐说虽指出因有生、了二种，但他强调的却只是了因，即以了因为逻辑因^①，而将生因置于“兼辨”的地位上。同时，他将三种了因一一列出，而未正面提及三种生因。其实生、了二因具有因果关系，互相依存而不能割裂。这说明神泰对生因的地位和生、了二因的因果联系还缺乏认识。

正由于他对生、了二因的认识是肤浅不确的，所以《述记》对了因的解释显得凌乱无序：

因有二种：一生因，二了因。今此唯依证了因故。谓如立“声是无常，以所作性故”，此“所作性”谓要立敌决定同许声上有此因义，方成其因。何以如此？如说“所作性”是所说（即宗）义，但由立敌智力共知此义是有，方得成因，故言“但由智力”等也。亦可但由彼此知因智力信知有此“所作性”因，方成所说“声无常”义；若彼不信有所作性，即不了无常宗义也。亦可但智力者，谓唯敌论人知声上有所作性因智也，由彼信知有因之力，即了立论人所说“无常”之义。亦可并得了所说“所作性”义，故下文云“令彼忆念本极成故”也。^②

这段话先总说了因须是立敌共许之因，然后提出四点解释：一，了因是立、敌智力共知此义是有（如共知所作性义为声所有）；二，立、敌智力共信有此因义；三，也可以只是敌论者一方信知有此因义；四，或立、敌共同了知因义。在上述对了因的四点解释中，其一、二、四点实在是重复的，因为共知、共信、共了并无多大差别，无非是共同了知的意思。只有第三点的说法不同，认为只要敌论者一方了知此因是有即为了因。如此，则上述四点其实只是两点：即了因或须为立

① 这也是世亲的观，可见神泰在这个问题上受《如实论》的影响颇深。

② 《述记》卷一，页十七左、右。